一

在如皋城的東北四十五里有一個市鎮，叫做李堡。李堡人有一句俗話說：「李堡人，生得苦，一跑就是四十五。」這是說：李堡人出外有事，往往起碼要跑四十五里路：上如皋城固然是四十五里，向西到海安鎮也是四十五里；向東北到海邊的掘港是四十五里，向南到丁堰向北到三倉又都是四十五里。按照舊的縣治，李堡鎮屬如皋縣的邊區，從李堡向北，就是東臺縣的地界了。

在一九四一年，也就是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始建立，日本鬼子佔領了許多據點以後，舊的縣治被敵人的封鎖線分割成一塊一塊的，爲了行政管理和抗日鬥爭的便利，李堡曾被劃歸臨時的行政單位管轄。到了抗日勝利以後，李堡又劃歸以海安爲中心的新設的縣治管轄。以李堡爲中心而建立區的行政單位，叫做李堡區。

屬於李堡區有一個錢洋鄉，在李堡鎮西北六七里路的地方。錢洋鄉有一片廣闊的田野，當抗日戰爭結束了的時候，是一片平靜的田野。

是一九四六年夏季的一天，西方的樹叢上面，掛着一輪又紅又圓又大的太陽，映出了半天的彩霞。但是，這個夏天的太陽已到了休息的時候，射出的光輝，却像疲勞的人一樣無力了。

夕陽映照着田野，這景致是非常美麗的。遠近的林木，分散的村莊，零零落落的農戶，騎牛回家去的牧童，不同形式的牛車篷（有圓形的，有六角形的，有草的，有瓦的）還有田裏長着的玉蜀黍、高粱、黃豆、稻子……這一切，反映着夕照的光輝。

在這錢洋鄉境內，有一條自南向北的大路，一條從西向東的河流，交叉成一個十字形。在這十字的交叉口，正建築成一座新的橋樑。十幾個工人在整理鋸子、斧頭、木料、磚瓦等東西；他們正在準備收工回家。在這座新橋的下面，橫放着一隻破舊的、滲了半艙水的小船，船的兩頭各繫着一根草繩，通到河的兩岸；可以看出，在沒有新橋以前，就是由渡河的行人，自己拉着這隻破船過渡的。

靠近橋北路西的地方，有一座凸出地面二三尺高的土墩，面積有一方丈多。墩子上有一座新建的六角亭子，是中國古式的，每個亭角都像水牛角一樣尖尖的翹着；下面掛着銅鈴，隨着風吹，鈴兒便叮叮噹噹的響起來了。亭子的柱子是紅漆的，四周矮牆上的短欄杆也是紅漆的。朝東的入口處掛着一面金黃色的橫匾，上面是『百世流芳』四個黑色大字；左下角又有『錢洋鄉羣衆公建』等小字。亭子的正中豎着一座石碑，碑上有許多小字，標題是『抗戰烈士紀念碑』。碑的反面，刻着犧牲烈士的姓名。烈士包括兩方面

的：一種是因抗戰而犧牲在錢洋鄉的；一種是錢洋鄉本地人，因抗戰而在異鄉犧牲的。

這時候，有一個三十多歲的人，正繞着這座石碑徘徊着。他，胖胖的圓圓的臉，長長的向後梳的頭髮，白淨面皮，中等以下的個子。穿着一件白府綢的西裝襯衫，肩頭上有一塊整齊的補釘；領口敞開，露出裏面穿着的汗衫。下面穿的是白洋布的褲子，光着脚，穿一雙半舊的跑鞋。他嘴裏念着正做好的詩句，還打算繼續做下去：

『遭受了八年的創傷，
而今，
獲得休息的時候了，
我歌頌和平！
我歌頌和平——
正在
平靜清幽的夕照中間……』

他念着，想着，慢慢地踱着，偶然抬頭看一看夕陽，重複地背誦着他所創作的詩句。

這時從橋口走來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，他走到台階上便站住了，笑着說：『哈哈！方先生一個人在這

裏唱歌嗎？」這個被叫做方先生的回頭一看，也笑着答道：

「哦！是你？李德寶！我不是唱歌，是做詩啦。做詩，你懂不懂？」

李德寶接口答道：「懂懂懂，我雖沒有上過書房，倒也聽見人家說過。我曉得你方先生是在做唐詩，是不是？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做詩也會偷。」方先生，你說我這話說得錯不錯？」他沒有等到那個方先生回答，一步跳下平地，走到橋上去了。他用不準確的發音唱着「燒那燒那駝那駝……」的調子，在橋上扭着秧歌舞。但是馬上又停下來說：「這座橋，騎脚踏車的人眞便當，可以一飛而過。」

「只怕連汽車也好過哩！」有人這樣應着說。「這座橋和以前差不多大。以前的橋上，黃狗就走過兩次汽車，我記得來破壞這座橋的時候也有我在內。」這裏的人們把日本鬼子大都叫「黃狗。」

李德寶回憶着說：「我也來的，那時我才十四五歲。」這個李德寶是農家的孩子，皮膚曬得黑黑的，披着一件破了好幾處的短衫，穿一條黑短褲，光着大半條腿，赤着脚。他雖然是瘦瘦的，但却長得結實。一頭亂蓬蓬的頭髮，上面洒蓋着灰塵。他一面說話，一面走過橋去，拿起一條扁擔，打算回家去。這時，看到前面過來一個人，便迎上去喊着說：「蔣鄉長，你看，新橋已經完全弄起來了。」

那個被叫做蔣鄉長的隨口答應道：「全成功了嗎？你在這裏做什麼的？」

李德寶得意地說：「我嗎？做小工的。以前打鬼子時候破壞這座橋有我，現在和平時候修這座橋也有

我。』他的神氣顯示着很驕傲，但蔣鄉長沒有注意他，就走上橋來，仔細地察看橋身，似乎覺得很滿意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『又建築好一件東西了。』

有些整理東西的工人還沒有走，跟着問道：『蔣鄉長，怎麼樣？還合適吧？』

蔣鄉長點着頭答應說：『不錯，不錯。』

蔣鄉長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年人，中等身材，瘦長臉，眉毛又寬又濃，皮膚很健康，結實。穿着一身灰白色的短袖襯，頸項裏的鈕子解開着，戴一頂闊邊的大草帽，脚面上佈滿着厚厚的灰塵，幾乎使脚面與舊單鞋分不出界限。那個方先生發現了他，便由亭子裏走下，也向橋上來了，而他却先喊道：『方先生也到這裏來玩的嗎？』

方先生連忙答道：『鄉長，鄉長！我是去看學校砌得怎麼樣的，路過此地，就在烈士亭上玩了一會。』

蔣鄉長問：『學校砌得怎麼樣了？』

方先生說：『已經完成了六間屋，還有三間正在蓋瓦，也快完成了。』

那個李德寶扶住扁擔看着他們談話，他們並沒有注意。蔣鄉長又說：『等開學以後，學生增加了，再砌起六間屋來，你看怎麼樣？』

方先生又是稱讚又是奉承地說：『那好極了！現在和平時期，鄉長對本鄉的各種建設很有功勞，眞正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領導有方。烈士亭砌好了，橋又造好了，學校又建築好了——你看，這座橋造得很不壞。」

蔣鄉長聽了這些話很高興，繼續說：「現在是和平建國時期，鄉政上再不建設一些東西，做什麼工作呢？……什麼時候我也要到學校裏去看看。——你看這座烈士亭做得怎麼樣？是鄉裏現成料子，並沒有多花經費。」

方先生誇讚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又漂亮，又大方。人說「破壞容易建設難」，我看，建設有了你鄉長領導，也就不難了。」

「那裏，那裏。」蔣鄉長表示謙虛地這樣說。他並且指着亭子說：「這個門口，缺少一副對子，這是一個大缺點，有工夫還要想法子增加起來。……」

這個方先生是一個小學教師，名叫方振亞，一般人都稱呼他方先生。雖在錢洋鄉小學當教師，並不是錢洋鄉人，可是也住得不遠，就在鄰鄉。現在他看看太陽已經缺掉了大半個，談了幾句，便走開要回家去了。李德寶一直呆呆地看着他們談話，見他們散了，便也走開。但是在剛剛散開的時候，方振亞走了幾步又喊住蔣鄉長，李德寶也又站了下來，方振亞問道：「目前時局如何？有沒有新的變化？」

「什麼變化？」蔣鄉長反問着，然後答道：「和平是確定了的，不管怎麼樣，國際國內總是一個和平形勢。」

方振亞又問：『會不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呢？』

蔣鄉長肯定地搖頭說：『不會，不會，德國和日本都垮了台，還有那個敢發動第三次大戰？放心，不會的。』

他們分手之後，夕陽已完全沉沒到地下去了。

蔣鄉長向北走着，忽忽忙忙地要趕到鄉政府去。

蔣鄉長的名字叫做蔣全，他擔任錢洋鄉的鄉長已經有兩年的歷史了。他是一個讀過二三年書的貧苦的佃農，在新四軍建設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過程中，他因爲得到減租的好處，便參加了民兵，以後便做了村長，再後便提升爲鄉長了。幾年的工作，使他增加了知識，提高了辦事能力，生活和做事的作風也大大地改變了。若說他是農民，最多只像六分：他的皮膚沒有一般農民那樣黑，他的肌肉也沒有一般農民那樣結實，他的動作比一般農民敏捷，他說起話來比一般農民斯文，加上他的衣袋上插着一枝新民牌的自來水筆，口袋裏放着精裝的筆記簿子……這些，更不像一般農民的樣子了。

蔣全沒有留意黃昏的景色，只顧眼睛看着路，快步地走着，走着。正從一處三叉路口，轉彎向西，迎面走過來兩個女的：年紀相差不大，不過二十來歲上下，一看就很容易的分別出剪了短髮的是姑娘，留着髮髻的是大娘。那個姑娘走在前面，年紀當然比較輕一點，額上一批劉海兒，覆到眉毛，瘦長臉兒，長得倒還活潑。

她帶着滿臉快樂的笑容，遠遠的就喊起來說：『啊呀！蔣鄉長，到那裏忙呀？』蔣全也已看到她們，接着答道：『好，正要找你婦女會長。現在上面又介紹來一位復員軍人，叫做葉大榮。我們要幫他成家立業，分田給他，分配房子給他住，還要給他做媒，介紹一個對象。這一次又要勞神你這位婦女會長了……』他把『婦女會長』四個字說得特別高而慢，好像是在開玩笑。那個被稱爲婦女會長的姑娘聽了，心裏又高興又有些難爲情，便插嘴說：『你叫我王友貞，我不要你叫婦女會長，好叫不好聽的。你們鄉長管政權，我們不過是羣衆團體的幹部……』這時他們已經走到一起來了。

蔣全笑着說：『哪，哪，哪，不要賣俏。瞞得你家了不起，妹妹當鄉婦女會長，哥哥當民兵指導員，一家就出了兩個鄉級幹部。——不，我們還是說正經話吧。我說的這個復員的葉同志，原來也是本鄉人，出去四五年，當過排長，現在我們負責分田給他，安插他房子住，你們婦女會也一定要負責幫他成家立業。他雖是本鄉人，却沒有家，就是光桿子一個人。對於復員軍人，我們都要照顧周到，何況這個葉大榮還是一個軍事幹部。』

王友貞聽說是本鄉人，自己已經想了一想，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名字，便問：『那一個葉大榮？我怎麼不認得？』

蔣全說：『你怎麼會認識？連我也還不認識哩！人家可是老革命了。四五年前，葉大榮就參加部隊，出去

革命，那時候我們還不懂革命是什麼一回事呀！他出去時，在錢震家裏當夥計，無家無室。新四軍才到我們這一帶，他就自動參軍去了。所以以後我們做「優抗」工作，也沒有做到他，當然記不起有這個人了。像你婦女會長，哈哈，那時候還是光赤膊的十幾歲的毛丫頭啦……』他說着便大笑起來。

王友貞被說得不好意思，尖着嘴笑罵說：『啐！混蛋！你這話是壽星老兒賣媽媽，倚老賣老。』的確，四五年前，她只十四五歲，熱天總是光着上身不穿衣服。這一帶的窮苦人家都是這樣，五六歲以內的女孩子，連褲子也不穿哩。

蔣全停止了笑，接着說：『好好好，又是我說得不好。總而言之，這樣一個革命同志回來了，我們當然要好好優待，你總不能推卸責任。我給你看區政府的介紹信。』他從口袋裏摸出一封信來，交給王友貞。

王友貞識字不多，她把信馬馬虎虎看了一下，黃昏中更看不清楚，便又交還了鄉長說：『婦女工作不曉得多難做！偏偏又有這些難事來，眞是難上加難。上次那個孫勝同志要成家，我們婦女會花了多少工夫，才替他辦到這件事情。抗日打鬼子光榮，這個道理是個個人都曉得不錯的，可是你不曉得婦女多落後，自私自利，總不肯嫁給這些沒手沒脚的殘廢。』

蔣全哈哈地笑着說：『會長同志，這回子你弄錯了。你一向會笑人，現在我也要笑你了。孫勝是一條腿的榮譽軍人，而且又是江南人，本地人不懂他的話，當然這個工作要難做一些。至於葉大榮却是復員軍人。

復員軍人是因爲現在國內和平了，軍隊整編，復員回家，並不是個個都殘廢的呀。葉大榮雖然四十歲了，人算是老了一點，並不是沒手沒脚的，又是本鄉人，這工作並不太難做，是不是？你說，指導員太太！」他忽然轉向那個一直沒有開口，看着他們說話的大娘問。這就是王友貞的嫂子，她的名字，早被忘了，人家稱呼她「大嫂子」或者「王大嫂」。她聽到鄉長稱呼她「指導員太太」，知道是打趣她，也便笑着說：「蔣鄉長，我看你倒像瘋狗一樣，亂咬一頓。我站在這裏並沒有撩你呀。」

蔣全還是笑着說：「啊呀，我並沒有得罪你老人家，你怎麼不聽率承的？王大嫂，恭維你做太太有什麼不好？好好，又算是我不好。」他依舊轉向王友貞說：「我還有事情去，葉大榮的這件事情就交給你負責。」

王友貞說：「這個，我看也不好着急，不能當做突擊工作做。做媒的事情不能隨隨便便，要找好對象，談好了，讓人家兩相情願才行。等我把這個葉同志的根本底細查點清楚了，就來想法子。不過……」她向蔣全走近了一步，看了一看東西兩面沒有人走過，便低聲問道：「你知道現在時事怎麼樣？究竟會不會打內戰？我們這裏還在復員哩。又聽說這塊地方的新四軍和幹部要撤到東北去。我想，內戰也可能有內戰，只是撤退恐怕一定不會的，但是我父親偏偏相信那些不三不四的謠言，催着我們去查點我哥哥的事情，我們就是才去查點回來的。」

王大嫂這時也接上來問道：「鄉長，你說我家王友祥受訓過後，會不會回來？」她比王友貞的身材要

高一點，呆板地站着，等蔣全的答覆。

蔣全把闊邊草帽從頭上推下去，背在背後，激動地說：『我勸你們什麼謠言也不要聽，都是放屁。謠言不管怎麼樣，眼前的復員總是眞的。現在是和平的時局，不然，我們主力部隊爲什麼要復員？內戰，沒有這句話；撤退上東北，更是謠言，這都是胡說八道，根本沒有這回事。』

王友貞向前跳了一步，又大步跨回頭，一面說：『謠言是謠言，但也不會「無影造西廂，」平空地說起來，總要能追出這個謠言的來由。』王大嫂跟着說：『這就不錯啊，「狗不咬空聲，」總看見一個東西才咬哩！』她還是呆板地站着。

蔣全像是在會上演講一樣的向她們解釋說：『地主封建壞蛋連狗也不如，一心想「老中央，」有得沒得的造謠，我認爲他們就是咬的空聲。新四軍要走，要撤退，這種話我已經聽說過幾年。新四軍不但沒有走，而且越過越多。一九四〇年新四軍東進建立根據地，黃橋一戰，頑固派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地主却造謠說要調風了，東風颳過了要颳西風。還說「中央軍」有三十萬大軍要開到蘇北，那時候連我也嚇得不敢出頭，只想安分守己做個老百姓，還不是上了當嗎？現在怎麼樣？我參加了幾年革命工作，新四軍不但沒有撤退，而且進了步了。日本鬼子也投降了，國內也和平了。我就看這個道理，所以我說，謠言是不能聽的。』

王友貞接着道：『我家父親却偏偏相信，還逼着我大嫂子找我哥哥去。我向他說了又講，講了又說，就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是不信我的話。他說起來，理由也像是不少，弄得我自己也將信將疑，有些糊塗起來。本來我告訴他們，我哥哥到縣裏去受一個月的訓練就回來，果眞有什麼情況，他還不比我們聽得早，馬上就會回來的。但是他們却聽謠言說，訓練班要先調到東北去，「中央軍」馬上要來，他們害怕得很。」

將全又詳細地講解說：「要來？好容易！說了幾年了。去年毛主席上重慶去，也說我們蘇北要撤退了。餞本餘去年和人賭東道，說新四軍能在這裏過八月中秋，他就殺下頭來。嘿！倒要殺他的頭才行。等到過了中秋節，又說「中央軍」要來過陽曆年；過年時怎麼樣？還不是我們提燈遊行，大大地熱鬧了一陣子。現在過了年又過下來大半年了。走，走，這些傢伙一天到晚做夢也想新四軍走，巴望「中央軍」他們是什麼立場？我們是什麼立場？他們的話那裏能聽？你回去再說服你「家父」，就把我這一番話說一下也行，教他放心，我有空也去說服他。王大嫂也不要跟着聽謠言才好。」他說着便把眼睛看着王大嫂，向她說：「大嫂子，他們年紀大的人是死腦筋，不開通，你也眞去找王友祥回來嗎？不是我不客氣地批評你一下，丈夫是民兵指導員，姑子是鄉婦女會長，就是你不進步，當了個婦女會員也是掛名，一點不起作用。你這次如果再追到縣裏去拖尾巴，眞難爲情呢！不但自己丟臉，叫王友祥也不能見人。你放心，我保證你丈夫王友祥少不了，一個月訓練畢了業就回來。我說呀，他受訓也不止一次了，以前抗戰時期最長還受過三個月的訓，現在和平了，不過在海安，離家三四十里路，日期又短，怎麼反而不放心起來了。——我說，大嫂子，你也不要爲私人心

急，這幾天還熬不住嗎？到底年紀輕輕的，哈哈哈！」他隨即大笑起來。

「傷德的，你總沒有好話說，拿人家老實人開心。」王友貞也笑着說。她做一個要打蔣全一巴掌的姿勢，蔣全笑着讓開了一步。

王大嫂却是沉默着不說話，她把蔣鄉長的話句句聽在心裏，覺得的確有道理；但是，又以爲這總是當幹部的說的話，恐怕是一面之辭。萬一丈夫眞調到東北去，那就不妙了。因而她總覺得有些不放心。他以爲在鄉裏做工作是不要緊的，到區裏開十天八天會也沒有什麼問題。現在到了縣裏去，嘴上說是一個月，如果調走了，家裏曉也不曉得，又到那裏找去？——她是這樣的想着。

一陣烏鴉從他們頭上飛過去，黑黑地遮住了一塊天，啞啞啞亂叫着。王大嫂向四面看了一眼，好些人家煙囪裏正升散着炊煙，這是燒晚飯的時候了，她於是說：「時候不早了，還要回去燒晚飯啊。」

蔣全也說：「對，說話忘了時辰，我還要趕到鄉政府去。」他點點頭，便忽忽向西走去，王家姑嫂也就回家去了。

二

地主錢震，原來有一百多畝的收租田，經過土地改革以後，分到了二十畝田。在錢洋鄉，比他田多的地主都已經逃亡出去了，但是他沒有走。因爲有好些工作幹部說他思想進步，加給他一個『開明士紳』的美名，所以，他自己也認爲在民主政府裏是吃得開的。

他是一個舊制中學的畢業生，已經四十餘歲了。矮個子，使他顯得很胖。和尚頭，看起來獃頭獃腦，像是非常忠厚的人，但是他有一雙神氣的眼睛，看人的時候，眼光逼得人家不敢正視他。自土地改革以後，他自己也說要下決心吃苦，並且已親自學習起種田的活計來了。

他平時與鄉裏的幹部們很接近，時常到鄉級幹部家裏去走動走動，問長問短，打聽時事消息，或者借幾本書幾份報紙看看。在口頭上，他的確是擁護共產黨的政策的，比如對於土地改革，他就一再地在幹部們面前說：『土地改革是世界的潮流，那一個能反對？就是站在地主立場上講話，憑你幾個地主就能反對得掉嗎？這也是孫中山的主義，我們過去也就讀過民生主義，耕者有其田，合乎天理、國法、人情。我現在也分

了田，只要自己不再享樂主義，決心勞動，還愁沒飯吃，沒衣穿？還愁不能生活？共產黨要人人有飯吃，有衣穿，這種政策再好也沒有。所以我錢震雖不說怎樣開明，但是總要跟着共產黨走，遵守民主政府法令……」

這一天，太陽西下的時候，他背着手，一步一踱地走到王大元家的門口來了。

他穿一件白府綢的舊短衣，裏面襯着舊汗衫。下面穿一條黑色香雲紗的褲子，也是舊的。脚上沒有襪子，穿一雙皮鞋。手上拿着一把紙摺扇。到了王大元家門口，問道：「你家指導員回來了嗎？」他打開扇子搧着，顯出扇子上一面畫的山水，一面寫的篆字。雖然穿的、用的都是舊的東西，却依然不減那種地主身分，或者是「大家」派頭。

新修理的草屋面前有一塊不大的場地，場東頭堆着兩個草堆，西頭一個塘，是積灰糞的，塘南頭的地上釘着一根木樁，樁上扣着一條黃牛。王大元一看見錢震到了，連聲喊道：「三先生，三先生。」同時，急急忙忙地走進屋裏去，端出一張長凳，放在門外的場上，招呼說：「請坐，三先生，門外場上乾淨風涼些。」他是一個靠近五十歲的農民，種田過了一生，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忠厚人。和尚頭，稀稀的短髮子，穿一身半新的藍夏布褂褲，赤脚穿一雙草鞋。他又回答錢震的問話說：「到縣裏去已經六七天，說是要訓練一個多月。聽說現在時局和平了，凡是當幹部的都要到縣裏輪流訓練訓練。不過，又聽說和不起來，還要打仗。錢三先生，你看時局怎麼樣？可和得成呢？你有沒有聽到什麼風聲呀？」

王大元看着錢震等他的回答。錢震慢慢地坐到凳子上，一面說：『我正想來查點查點指導員，眼下有些什麼消息。你看，這些時飛機飛來飛去，一天幾次，我看不像好兆頭，有些不放心，也不曉得這些飛機是那一個的。王大爹，你說共產黨有沒有飛機？這個，你家指導員一定要和你談的。要是共產黨也有飛機，就不怕國民黨進攻了。』

王大元帶着一些抱怨的口氣說：『我那裏曉得這些事，他還和我談嗎！——不過，你們常常看報，總要比我曉得多些。我是不識字的瞎眼睛子，別人不告訴我，我是什麼也不懂的。這些時我也有些不放心，飛機天天飛，聽說外面風聲也不好。錢三先生，你究竟有沒有聽到什麼風聲呢？』

『風聲，你還問我嗎？』錢震放低了聲音慢慢地說『我聽到的也不知確不確，因爲不放心，方到你家問的。有些人傳說要調風，說是「中央軍」馬上要到，不知是眞是假。據說這次並不要打仗，國、共兩黨已經談判好了，新四軍交出蘇北，退到山東去。新四軍不敢不答應，假使不答應，國民黨有美國幫忙，單是飛機上放一個「肉氣砲」一炸就是六十里方圓，雞犬不留。』他慢吞吞地搖着頭，加重語氣重複說：『雞犬不留，雞犬不留。』

王大元驚訝着皺起眉頭說：『啊呀，這樣厲害？這些洋鬼子眞壞，虧他怎麼想得出這個「肉氣砲」的？』

錢震趁勢又嚇他說：『厲害，厲害！這個「肉氣砲」也有個洋名字，叫做原子彈，懂不懂？原子彈。就是這

個原子彈一丟，日本就投降了。所以新四軍非退走不可。」

王大元點點頭：「噢！」

錢震停頓了一下又問：「如果你家指導員撤退上山東去，你們一家是不是全跟了走呢？——啊呀！山東眞是苦地方，比不得我們這裏舒服。山東人又窮又倖又兇，你看過去我們這一帶的丘八太爺還不都是山東河北人，十個中難有半個好人。所以俗語才說：「好鐵不打釘，好人不當兵。」啊，那種地方不是人住的……」他不住地搖着頭。

王大元沉默着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：「唉……！」

錢震站了起來，另換了打招呼的口氣說：「你不要聽了我的話就心事重起來，我這句話不能算數，人家怎麼說，我也就跟着怎麼說，你不要馬上信以爲眞。不然，惹他們當幹部的聽起來，我這個人就是造謠，就是頑固分子，那我就吃不消了。」

王大元聲明說：「說不到，說不到，你的話我不會在幹部面前提的，你放心。我也聽了，不只你一個人說，有的說「中央軍」馬上就要來，已經各事預備好了，就等老蔣的命令。還說我家友祥也要調上東北去。我眞不放心，打算要我媳婦明天到縣裏去，把他找回來。」

錢震順水推舟地說：「那很好，當幹部最好在本鄉，去遠了就難說幾時回來了。」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